

古龙：见信好。

快到年关了。圣诞之后是新年，新年之后是春节，人间到处贴金红包、瞬间烟花、空洞祝福和连绵酒肉。你在非人间，有关吗？你最近也要常喝大酒吗？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地狱，不知道是天堂的酒更对你胃口还是地狱的酒更对你胃口？你在非人间，喜欢喝葡萄酒、啤酒、金门高粱，还是茅台、五粮液、剑南春、古越龙山？天堂和地狱没国界，应该没有防火墙，找人容易，灵魂没重量，以光速旅行，随愿而至。你在非人间，常常和谁喝呢？少年时代捅你或者和你一起捅别人刀子的烂仔？和你争一个姑娘的混混儿？坐你身边听你构思《楚留香》的女人？

大酒

冯唐

人间年关不好过，我看了看自己下面两个月行程，心生绝望。每天三种运动，开会、喝酒、睡觉。每天十二个小时以上的会，六个小时以上的酒，不到六个小时的睡眠。需要开的会和需要喝的酒，挪来挪去，还是排不开，感觉仿佛华容道，没当曹操，已经体会到他的悲惨，屁股后面是关羽和关羽的大刀，周围是躲不开的人与事，当曹操不容易啊。没时间剃头，所以十五块钱，去剃了一个光头，下次再需要剃的时候，年关就已经过去了。没时间生病，所以每天一克维生素C，听说增强抵抗力，不容易感冒。

人比较贱，似乎只有享不了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人竟然渐渐适应了，每天会开到下午四五点，巴甫洛夫狗一样，小白鼠一样，鼻子竟然闻到五百米外酒馆里摆好的酒和冷盘的味道，53度，老醋花生，脸上浮现出浅浅的微笑。

酒大到一定时候，下脚的砖石地面开始柔软，踩上去仿佛积了厚厚的尘土、积雪、落花，手里的玻璃杯子开始柔软，杯壁和酒连成一体，杯壁平时柔软，酒杯平时坚硬，连在一起，流动而有韧性。听见动脉在左边太阳穴上跳跃，遥远的隔壁桌子上的女人比平时好看，脸上泛出灯泡般的光华，同桌上说空话和假话的男人三分之一醉倒在桌子上，三分之一彼此拉着对方的袖口一对一倾诉一腔坦诚，最后三分之一声音越来越小。我的手机按住膝盖，我的小腿勾住桌腿，怕身体飞起来。

这种状态的时候，自然想起你。你在杂文里问：“谁来和我干杯？”

初三和高一两个暑假，连续两个夏天，北京的天儿不算太热，把你的全部小说读完。那两个暑假，隔壁一对亲兄弟，两个小混混，他们有办法，他们有全套的梁羽生、全套的金庸、全套的诸葛青云、全套的你，两个纸箱子。我成绩好，他们号称到我家一起念书，每两三天带来一套你的小说，我读你，他们自己吹自己的牛，瞎猜铁砂掌的练法。我最喜欢你后期的东西，《七种武器》《大人物》。他们说不清他们喜欢什么，后来索性不念书了，混了社会，飞机、钢材、西瓜、秋裤，什么都买。后来，翻你传记，你爹在你中学的时候离开你和你妈，你很快也离开你妈，泡了一个舞女，一度加入帮会。大二和大三的两个暑假，没钱玩耍，没姑娘，没酒，没回家，在宿舍里，光着膀子仿你的路数写武侠，署名：古龙名著、古龙巨著，换钱，换酒，问姑娘，我写得好不好。那时候电脑稀少，复印很贵，稿子交给组稿人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稿子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，仿佛那时候的酒和姑娘，年轻的肝脏和肠子完全没什么印象，肝脏不会硬化，肠子不会寸断。

其实，飞机上重新看你为数不多的照片和小说，你身上缺点无数。做人，长得真丑，像个慈祥的杀猪的。作文，你一不研究历史，二不考据武功，三不检点情节，虎头蛇尾，前后矛盾，逻辑混乱，男人们都是因为义气吃亏，女人们都是因为珠宝背信弃义，几乎所有小说都不适合拍电影。短文更是脚趾头夹着笔写的，没有炼字锻词，偶尔有个别好句子，总体基本不入流。

但是，文字和人一样，很多时候比拼的不是强，是弱，是弱弱的真，是短暂的真，是嚣张的真。好诗永远比假话少，好酒永远比白开水少，心里有灵、贴地飞行时候永远比坐着开会时候少。所以，大酒之后，看到月亮而不是看到灯泡，想起你而不是想起其他比你完美太多的人。

1985年，你再次酗酒，导致食道破裂，最终借酒解愁。你说：我靠一支笔，得到了一切，连不该有的我都有了，那就是寂寞。今年的年关，写首诗送你：《最喜》：一个有雨有肉的夜晚，和你没头没尾分一瓶酒。



前段时间相声界的“曹郭之争”捅破了一直被人回避的窗户纸。相声艺术的方向到底在哪里？如何将这门传统曲艺在新时代继承发展下去？

相声起源于“撂地儿”，起初是非常低俗的一种民间娱乐形式。说相声的人得不到尊重，被称作下九流。虽然后来屡经打磨，出现了艺术性较高的门派名角儿，个别艺人从“撂地儿”走入正规剧场，但其社会地位基本没有改变。

新中国的建立使相声从通俗杂耍步入真正的艺术殿堂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相声改进工作，对传统相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艺术上精益求精，极大发扬了相声艺术接近人民接近生活的特点，面貌焕然一新。相声艺术成为中国曲艺的头牌，相声演员也改头换面自我提高，成为被人民尊重的艺术家。代表人物不胜枚举，比如马三立、常宝堃、侯宝林、刘宝瑞、郭启儒，以及后来的马季、于谦、刘文亨、苏文茂等。

这个时期对相声的改造并非限于对相声

在城里住得久了，雪的乐趣已荡然无存。

母亲在电话里说，老家天天在下雪，积雪盈门，串门走亲戚的路都封了。

下雪了，总会勾起我对雪满山野那种情景的回忆。它如图画里的留白，又如清夜里的皓月，简洁、晓畅、空灵，全然是水墨里的绝世丹青，又是人世间的稀有珍品。当然，这样纯粹的韵律天成，城里人是有福消受的。

年节刚过的乡村，有大雪的造访，应该说是吉祥的兆头。我那年九早的“西海固”故乡，最缺的就是雨水，而雪的到来，改善土壤的墒情自是正当。瑞雪兆丰年，这是乡党们最现实的希望。多年的出走和游历，故乡山野的大雪早已留在了岁月深处，而我，还在寻梦的路上疲于奔命。

记得20多年前，那时，我还在故乡的一个小镇当畜牧专干，那个小镇留下我最美好记忆的，除

迎春曲

王养浩

昨夜大雪凌，梦里山村亲。傲雪梅花满枝新，赏梅雪中行？谁言瑞雪如银，沃土似金，丰年放吟。

举杯盏，酒酣三九天。厚谊笑胜万贯钱，浮名堪比一缕烟。浓情铸诗篇。

朔风梅花俏，瑞雪春讯早。莺歌燕舞万家笑，金鸡报春晚。对镜惊颜老，举樽会发小。踏遍青山情未了，春宵醉琴啸。

小徐向我讲述了两年前他审理的一起案子。那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，原告吴某早晨坐地铁，在排队候车时与其他人发生了肢体冲突，争执过程中，吴某不幸与正在进站的列车发生碰撞，受了伤。进入诉讼后，吴某的情绪波动比较大，不仅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他数百万元，还私下威胁被告一定要给予“天价”赔偿，否则就阻挠开庭。

对于吴某的不合理要求，小徐做了大量解释工作，并且联系了吴某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，但吴某仍然不依不饶，甚至把怒火直接转向了法官。

“那些天，每天早上8点半，我桌子上的电话就会准时响起来。”小徐回忆道，“电话里的言语都很偏激，有时候还

相声只能前进

(美)陈九

段子的改进。更关键的，是对以往相声艺术的传承方式，也就是以人身依附为本质，以拜师入门为特征的把头方式，进行了根本的改造。新型的曲艺学校如雨后春笋出现，相声艺术家走入学校当老师，当时像侯宝林这样的相声名家也走进学校教学生，他在这个时期教授了很多学生，而非徒弟。这些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曲艺团体，挑起中国相声艺术的大梁。即便在“文革”中，侯先生依然利用一切机会教学生而非带徒弟。有个河北曲校的学生想得到侯先生的指导，他知道后，竟在去漯河干校途中，特意在保定下车，就在车站附近的白氏包子铺里听这位学生绕口辙，提出很多指导意见。临行还买了白氏包子送给学生，怕他饿肚子。

完美的意境，怎抵得了这回风雪交加的折竹声徒增的寒冷！因此，属于精神活动的审美享受，

毕竟要在衣食无虞、饱暖无忧之后。

我独爱那雪落无声的意境，在我那西海固如涛的大山里，下雪天成就是银洁空濛。登高望远，一片苍茫，一派山舞银蛇的壮观景象。此时此刻，万籁俱寂，天地浑然一体，万物遁形，人迹无觅。置身于这样的混沌世界，给你最震撼的感受，便是自然的神奇，时空的无涯，生命的渺如尘埃。这时候，任你的思绪游及八荒，漫逸天涯，穿越时空的阻隔，怆然滑向岁月深处，去领略世界的丰富与多姿；任思想的触及，超越有限的生命，直达恒久的哲学主题——我从哪里来？我向何处去？

问者与提问者浑然一体，超物我，泯主客，一生死。

雪国的世界，启发了思想者的智慧，如雪一样超脱。

……大雪封山的时候，路是走不得了。

这时候，最惬意的事情，莫过于围定在红泥小炉旁，熬着酽酽的罐罐茶，翻一卷心仪的线装古书。

记得白乐天在《问刘十九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在严冬的夜晚，有红泥小火炉做伴，再以砂壶盛酒置于小炉之上，此时，炉火正烧得通红，温热后飘逸弥漫的酒香是那么地诱人。一场暮雪眼看就要飘洒下来了，“酒逢知己千杯

扬言要烧毁法院，我只能耐心地听他发泄完，每天如此。”

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”我问小徐。“一直持续到案件结束为止。”小徐苦笑一下。

“那案子后来怎么判的呢？”我又问。

“案子我还是按照程序来，因为吴某之前的情绪这么激动，所以开庭前，我做了多次沟通，后来开庭还是如期举行，判决结果也完全依据法律规定来，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维护了吴某的合法权益。”说到这里，小徐若有所思地顿了顿，看着我说道，“做一名法官需要很多磨炼，优秀的法官都不怕案子数量多，也不担心案件难度大，唯一不愿看到的，是当事人的不尊重甚

遗憾的是，随着“复古”浪潮，打着恢复传统艺术的旗号，很多糟粕沉渣泛起，再次占据了传统曲艺的舞台，最突出的就是所谓拜师学艺。世界明明进入二十一世纪，自由与个性是艺术的主流，而在这社那堂的大厅里，长袍马褂，三叩四拜，俨然上演起封建把头式的所谓拜师仪式。问题不止如此，关键是这背后的师徒依附关系，徒弟像儿子一样依附于师傅，除了学艺，还须从事诸多与艺术无关的杂役。此外，在经济上也倍受盘剥，演出一场师傅得几十万，徒弟只有几千块，分配极不合理。这种形式毒化着传统曲艺界的人际关系，是以“曹郭”之争为代表的安定因素的根源，它制约着相声艺术的发展，成为时代进步的负能量。

相声艺术的发展道路必须与时俱进，吸收过去成功的教学经验与人际关系。让艺人享有自由发展的空间，拼艺术和艺德，而不是拼江湖帮派的势力，这样才能让这门先天不足的传统艺术改头换面，成为新型社会关系绽放的花朵，服务于社会大众。



山村故事 (版画) 李传康

少”呀！我至亲的友人，你能否来我的居处围炉夜话呢？

我们可以想象，刘十九在接到乐天的邀请后，急不可待、命驾前往的情景。于是，暮雪纷飞的夜晚，一对好友围着火炉，品着佳酿，推心置腹聊着世事沧桑。屋外雪满天山，屋内温暖、明亮。生活在那一刻，是任何表达幸福的词儿都无法尽意的了。

此刻，乐天的深情和可爱，对知己的渴望，都在这雪夜的围炉共饮中成全了。难怪子美感叹：“无人竭浮蚁，有待至昏鸦。”有酒无朋，有雪无炉，皆输人生美事一二。难怪我们的醉吟先生会写出那么意境优美的佳句。

周遭静无声息，只有雪静静地飘落。深巷犬吠，偶尔有赶夜路的人，“咯吱咯吱”的踏雪声，让这夜的宁静陡添几分幽寂，加重了宁谧的氛围。

此时此刻，最适宜读的书，应该是与这宁静的氛围相谐和的文字了。比如竹林七贤，比如西方哲学中的逍遥学派，比如老庄哲学，比如自然主义者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……读着他们那些睿智的文字，那深邃的意境会把你浑身浸透，此时，你的内心会被有形之雪和无形之雪涤荡得纤尘不染。

静好如诗雪做伴！在这样的雪天，享受读书的快乐，享受思考的快乐，不亦快哉！

至是恶语相向、人身攻击。面临这种情况时，法官只能用法律的公正来说话。”

我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小徐，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法官，一个秉持公平正义的优秀法官，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，他对公平正义的理解才会更深刻。“我相信，像吴某这样的当事人会越来越少，法治社会讲求的还是公平正义，而不是情绪的发泄。”果然，小徐最后笑着告诉我。

办公室窗外的雨渐渐停下，厚厚的云层中，依稀透出一缕缕阳光。小徐对法治的希望和信仰，不也正是我们法律人共同的希望和信仰吗？

十日谈

法官心语

司法警察眼中的法官，请看明日本栏。